

一九八〇年紀念清末科學家

徐壽逝世一百周年

化學論文宣讀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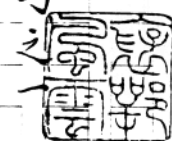
會前報告書

徐壽曾孫鄧雲寫于旧金山

原載八〇年五月初六日報香港及美滿各版

為紀念我國科技先進

徐壽逝世一百周年



報告書之一

徐壽曾孫徐鄧雲謹述

中國自然科學史學會為我國科技先進，化學祖師徐壽逝世一百周年，將于本年五月在元錫舉行紀念會，鄧雲以徐壽曾孫的身份，接受國內外（包括台灣）諸弟妹及子侄輩一致之願望，以及親友學者之贊促，趕在會期以前，提出簡括摘要之報告。謹當勉力而為，以維國人，亦預為該會鋪路。

首先，容我对徐壽的稱謂，畧作几句說明。徐壽是我曾祖，所以应当稱「先曾祖」或「王大父」。依照中國

传统的伦理制度，对长亲直称姓名，是绝对不容许的，亦是旷古所未闻的。不过纪念会的意义，原为尊重他的学术成就和贡献而举行的，显然是把徐寿的人格地位，已经定型为中国历史上一位科技巨人，在此时此地，他已经超出了、脱离了他在徐姓一家一族的身份而为国家社会所公有了。所以我亦就此暂时放弃祖孙的称谓，而借用他在社会上和历史上通称的姓名。离经叛道之处，还请多、包涵！

徐寿的学术造诣及事业贡献，散在群书，更有专著。通俗如辞典及中学课本等品都有极显的介绍，早为世人所共晓。考证研究，属于治史者之责。而其生活、德行，以至掌故轶事，多有代、相传而未经发表之史珍，凡我后裔，以及亲戚世谊，自当及早纪述，以免年久湮没而成史籍

之空白。鄂云今天要说的，限于些人之所未知或未详，限于些人之所未发或未言，而又认为宜于提前报告者，压缩篇幅，分作三大部份，列叙于后。至于徐寿的家世和行谊，可能更加具有历史的价值。限于^于题材太多，说来话长，只好留在日后，分题发表。

第一部份，首先报告徐寿后裔之繁衍。在约一个半世纪之内，已经传到第七代。我本身是第四代。马寅初增，厝我家长了。这是包括徐寿本身作第一代算起。现存的人畝，虽未切实调查，估计可一百有余，散居中外各地。大陆方面，东自上海，西至青海，北自辽宁，南至广东。大陆以外，则台湾最多，美洲次之，近年陡增。笼统言之，工、农、兵、商、知识分子、小资产阶级，以至不入流者

，无所不有。今从各个「房头」中之现存居长，而选其较有代表性者，除我不作毛遂外，则徐寿长子伯符房下第四代有宝茂。次子仲茂房下有宝鉴。季子祝三房下有志龙。若再点第五代各房居长而茂材者，如炳南、鑑源、树劬、孝遊、樂易、文达、浩振、德徽、錫鍾等，多畝居沪锡，族繁不易详载了。

在此主要介绍的，是限在化学方面有所表现或成就之人，试从徐寿的二世畝起，替得八名，半畝半存：

第一名——徐廷寅，字仲虎，徐寿次子。他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杰出人物。不但为各种科技的综合人才，

且于军事、政治、外交、宪法史、数学多通，译著丰富，功业彪炳，史有专篇，不是不才如我所能遽然

著笔介绍的。要言不繁，他亦就是因为有在化学上有非凡的成就，才牺牲了他的宝贵生命的！

第二名——徐华封，字祝三，徐寿最宠爱的小儿子。所得传授，根据历史记录「徐寿生平秘传学说及精捷机械」一切有形无形之资产，而成为一个长于各种化学之人才。除在鲁淄冶炼方面著有异绩外，以制造及冶炼营生。出品中有西药、化粧品、肥皂、制版、制冰等，种类繁多，对社会不无贡献。

第三名——徐家保，字献廷，就是先父，徐寿三世了。毕生从事兵工，尤精于炼钢。著有「钢铁化学」及「炼钢要言」两书。一九一八年在北京印行。一度在北京示范。

第四名——徐尚武，字衡山，就是先林。采矿和制药，

是他两门专长。著有「徐氏火药学」上下两函，共二十卷，仅存手抄本。实验方面亦有成绩，北洋政府陆军部有卷可稽。一九二五年，我曾用地制成的TNT炸药，制造炸弹。

第五名——徐宝鼎，字学固。我的从弟，徐寿第四代了。专攻化学，得有法国「家传士学位」，台湾各大学教授，自营宝鼎橡胶厂。著有「煤炭液化法」及「橡胶用化学药品彙编」分上下集。居台。

第六名——徐孝雍，以字行。我子，徐寿第五代了。台湾教育给他打了良好基础，美国洛杉矶加州大学物理化学博士。在美工作。

第七名——徐始晴 Claire Accomando，我胞弟懷云之女。

美国生物化学硕士。在美工作兼进修。

第八名——徐福嘉，以字行。是我从侄。亦是在台湾的安定局面下打好的基础。一九八三年美国阿里桑那州立大学化学博士。他年纪最轻，故能站在最新的学术水平线上。现在加州展其所长。

以上总起来看，徐寿后裔中的化学人才，代代有之，后继未绝。其中有三点需要提示的：①问其功业，后代未如前代。②论性别，女的还是示弱。③论人才分佈，则卅余年来，很多转移及养成于台湾和美洲，可也不是有意规避。我们宁可从好的方面著想：国家安定，人材回添，今天不交白卷，光荣寄于后代。若论其他学术方面之有突出

表现者，则更有人在。不涉化学，恐免冗笔了。

凡是一部历史，有光彩的一面，亦必有阴暗的一面。一味儿扬善隐恶，便不成其为历史。人类组织及活动，到处不免败笔，已成宇宙规律，徐寿后裔，自不例外。荒怠无行，代有其人，而以非涉化学不列。赘此故言，以尽我对历史和家族不可委卸之责任！

以上对徐寿后裔的表现，作了简畧的、亦是最忠实的交代，以下再报告

第二部份：徐寿遗物之存废

上年一九八三接北京家信，以某教授筹备纪念会，对徐寿遗物，行情看高。实缘掌握在手的资料，已有两米多高，敝帚余尘，已无足顾，独憾其遗物则一无所知。由是

我依照指示，发动族人，搜觅遗物，至今不懈。窃不自量，先乎此，实已早从我家沪廬收芒入手，指物查询下落，准备捐献国家，上海市府有卷可查。虽两年来未见端倪，仍须付以更大之耐心。

现在撇开沪廬遗物姑置不论，笼统地谈徐寿身后，除所遗无锡祖传老宅及自置农田三百畝悉赠长子伯符守业外，其余有历史价值者，畧分六宗。一是译著，二是机器仪器，三是造筑物，四是遗像，五是生活用品，六是御赐匾额。分别列下：

（第一宗）徐寿译著，遍存各地，甚至国外。人所共见，毋庸赘述。锡廬收芒原收，虽为畧不多，而以闻名者众，如吴敬恒微时，曾亲来乞借，於是族人益加珍惜。

惜土改中悉數失落。據傳被抄走作旧書出售。

(第二宗) 機械儀器，率多購自英倫。如印刷、制版、鑄字、電鍍、冶金及煉制各種化學成品之器皿，即上海廣藝公司全部設備。

還有一件最原始的實驗工具，設在社岡老宅。洪楊前，他曾仿鑄墨西哥銀幣，載在史籍。因仿制品含銀成份較高，邑人樂用，通稱「徐版」。引起英人重視，曾購呈于倫敦博物館。今天的問題是落到所用「石推」。據先叔徐超所見，方石二塊，解放時還在老宅門前。顯吾族人、鄉人，隨時留意此物。

(第三宗)

這建築物類，值得一提的，可有五件：

1. 眾所周知的上海格致書院全部遺物。創始之前，洋

商倡以集資，而規畫、购地、兴造，以至内部充實，一切委諸徐壽。豈料洋人慳嗇，而籌款又責成于徐壽。于是率先自捐一千兩。同時陳說李鴻章及以次諸显达，捐貲各數千至一二万不甘。屋成，留下一件极有趣味的故事。巨石钻洞，「道契」芒入深处，铸鉛箴口，砌入牆基，予防后日不肖者盜竄。如今亦有人注意此徐壽杰作否？

2. 徐壽为报慈恩，光绪三年（一八七七）奉旨，为旌表徐母宋太夫人迨立石坊，五十年代被毀。茲凭族人及乡人共同的印象，此坊以两根方柱跨立大路，顶部作三层飞檐。第一層「聖旨」二字。第二層「節孝流芳」四个大字。第三層是诰命。原文谁能记得，或县府有无文獻可查？此坊是徐寿毕生矢志，到垂暮之年才得如以偿的最大精神

安慰！实亦我徐氏历代后裔的惟一生命源头！原在社岡里社岡桥对岸迤东约一百公尺处。所遗石料，卅年来虽称散失，可能多被利用。倘能收回一二原物，亦不失为宋氏英灵之所寄。愿备价征求。

3. 徐寿故居，在我上代称「老宅」，原甚残破。徐寿在世时一度扩造为一所砖墙瓦顶之两开间三进平屋，后有园圃。前进于抗战前夕焚毁，后两进到五十年代又形破旧，被大队拆造，即今大队针织厂。遗迹虽销，方位可辨。

4. 上海高昌庙厂房及住宅，现应存在。

5. 坟墓。在西漳乡南的高石头村，与徐寿父文标墓相接近。原址已迤屋。墓碑石料皆已发现有被用及弃置者，我已发动征求。最近市府各有关单位，曾作实地考察，于

其方位、遗迹及拆毁经过，取得实录，为往史下了拾遗补缺的工夫。

（第四宗）造像及版模各一件。

一为徐寿肖像版模，是一片钢板，大约5×7英寸长，厚三四分。手工雕刻，英国制品。背面托以约二英寸厚的木板，较铜模为大。装扁木匣内。此物向存我家。和徐适寅遗像石印版叠置在一起的，应无失灭之理。我家指上海永嘉路慎成里寓所而言。

一为徐寿身后所绘遗像，俗称「神子」，著官服之画像，为后人祭祀之用。原由八房从弟南溟保管。据传在「菜乱」中被毁。

（第五宗）生活用品。

徐寿日常生活，徐华封去年侍奉，尤其在晚年，所以他是唯一继承人。虽事涉繁琐，且隔百年而下传故代，试申「一见抚杯圈」之义，可能仍有遗存者。倘获一二，如谒生容！

（第六宗）「天下第一巧匠」匾额。

逊清同治皇帝御赐的这块匾额，是我所未曾亲见之物。至今在我族内，亦没有比我再长之人可能看到。可是真相在照，中似受呵護，我在无意中屡获佐证。经过是这样：先兄庆云（1887—1966）于民初某日，在上海家中漫敝家珍，以太公造了黄鹄轮船，皇帝赐了这样一块匾。太公用为虽无官秩，可是把匠字加在他头上，倒也认为不大适合。何况他又说过，火轮在外国，已经发明了半个多世

纪，我们才开始学造，就关起大门来自称天下第一，不怕来往的外国宾友看到好笑！有英国格，不能不慎。宁可不挂，亦不示人。此话在当时说来，几乎又半个世纪了。之后，我就学北京，约当五四前后，偶在京汉路局，侧听洋翰林嵇镜洛如乡前辈，亦在谈论此匾，我没有资格插嘴，事后亦置度外。迨至一九二八年初，我在北平忠臣堂酬客，座上一位年长的（约大我卅岁）姻兄吴鹄，谈到前朝洋务，突然间问我，你府上有一块匾，天下第一巧匠，还存在吗？我乍听，吃了一惊。心头顿时涌现出昔年两次听闻，岂料他亦所知相同。这一次我不能再放松了。不过此君学养甚高，他家又是世代为宦，对他的发问不敢低估，姑且按住我腹中糟粕不表，立即反问一句，你何以知道。他

脱口而出：「不是府上曾祖老太爺手造中国第一条黄鹄轮吗？那是同治皇帝钦赐的呀！」我在聆教之下，反觉自慙形穢，生怕他暗笑我少不更事。小节不计，但看此不同源头的报道，前后互证，才稳定了我的信心。此话至今又五十有六年了。如果胡适从棺材里爬出来，祭起他的法宝：「拿证据来」，虽然实物无存，我宁愿尊重学人许世英（镜人）的一句名言：「事实如此，虽未记于文字，但人人这样说的，难道强迫我忘记它吗？」依据这条论理，我有义务选我在生之日，把此匾额列入报告作为徐寿的一件失不了的遗物。

交代完了这六宗遗物，对本报告的第二部份，又告了一个段落。现在接下去报告